

蔣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切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于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為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已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假測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纒纒有條理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頷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喜於是退而每為朋友道之以為前輩氣質淳厚悃悃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繁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質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媚又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為之書以表于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瑞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即諱某為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鬪子餘酒翁公所為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為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

學而其孝愛恭敬誠倍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織紵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故情事外而遂其高緒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為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儻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 病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 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於墓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叙而并書之且為之銘銘曰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既勉以懷汗我冠紳執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乘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復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按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復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育出遷徙之所赫則故侍郎胡公實已識於元復先君子之墓矣元復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衡守章錄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

雅想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劫治甚急人畏其克  
 虛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嚙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  
 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聞帥汪公應辰建守陳  
 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厄之又不得召後數  
 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  
 以元履行誼為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  
 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  
 氣為恢復之本上贊數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  
 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月有二月也  
 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慢不肯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  
 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  
 幾壓焉則請于朝得醵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  
 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  
 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  
 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為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  
 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它日又言太學之教宜  
 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  
 臺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它政事有條安危治  
 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取言者亦無不抗疏  
 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  
 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  
 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為合州州學教  
 授元履自火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  
 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聞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

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  
 之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  
 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華時  
 顧念君親處理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  
 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免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  
 則盡以終事為寄而缺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  
 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微士勉之之凡女先十九年卒繼  
 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明尚幼所為文章若  
 論議訓詁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  
 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  
 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畏祭重禮法恤  
 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  
 其孤尤有恩歲饑為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  
 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  
 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為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  
 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知恐不及後進  
 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  
 如此故嘗有病其為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  
 自營者耶至或嘗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  
 則為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  
 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為如何哉孝伯將以  
 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  
 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蒞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教之  
 狀以銘文為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

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擬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膏之則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勢為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詭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街衢之羞頤反薄君恩輕世擯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又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育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疾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濫思力求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及求之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徇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耒耕道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

於建勝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墓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遺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郡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已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頌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恩哉予是以銘曰士執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騫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刺意劬躬踴躍前覺天不眷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附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鏞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特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讖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經扶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

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基漢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允始仕為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華謹有器識既出就傳家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為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志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閭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益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管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放族恤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備後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為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幾鄧翼祥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專事用寬簡為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入便安之節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願郡事為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為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頑不悅君即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療毒為僱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事

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實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為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已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瑛為長次其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瑛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既書其景納窆中然間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鯨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不及試以死此為重可哀者乃復叙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于家而左千邦孰豐其粹而蓄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珍既歛厥承君則矣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為河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合晚乃為劔浦令以卒夫人素惡戲笑未笄失其母劔浦俾治家事撫弟妹如成人尋以歸邵武饒君偉事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甫睦而寡夫人誓志秉節

毅然不可奪無何躬浦又皇舅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固前沒饒氏固清貧諸叔妹皆幼惟夫人以孀婦抱弱子持守門戶奉承賓客和輯上下內外新斬無間言其出內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簿整整雖命分寸無所漏少或遺亡則爲之躊躇不擇者累日指馭僕妾接隣婦里嫗咸有恩意幹幼時愛之異甚眷視淑沐一不以妾他人及少長造就學則程其術業謹其出入交遊之際未嘗輒借以顏色幹亦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中淳熙二年進士第人謂夫人盛年苦節以有斯子今且享其報矣始夫人女弟爲劉氏婦早卒至是其子崇之與幹偕選夫人爲其母之不見每及之未嘗不悲嘆出涕人又以是知夫人之薄於榮利而厚於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將行夫人屬檄疾一夕遂不起聞者莫不哀之歲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幹卜葬夫人於其鄉之思順里而奉其友江州錄事參軍游九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涕泗嗚咽不能言予哀其志亦雅聞夫人行實如海標言因刪取其大者叙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垂三綱制婦繁夫陰統陽盛衰脩天初莫量有繁弗改或厥常吁嗟夫人仁且莊祇若帝訓篤不忘戎策艱棘廩欲儻卒濟厥子後以昌玉靈食墨此潤罔納詞誅行告幽荒山夷淵實無壞傷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鍾始以文行知名鄉黨主太

常博士誥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李曰處士潛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寶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逮時好弱遊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累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于烏君山下歸子積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免以禮葬塋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嘗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尠衰邁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居閒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摩者遣仲弟護其匱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懸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入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

先生嘗面歎曰凡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獲十  
 思終無以易此非諸第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  
 事不以幽顯物我為間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  
 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為屬府君為制戰  
 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今欲以聞冀為府  
 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  
 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蓋自言者  
 府君不吝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調書史適然自適未嘗  
 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  
 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  
 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  
 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為長次某次某女四  
 人游若與將仕郎高恣旻從政郎何鎬保義郎上官貴其  
 婿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種學既有聞又教  
 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為之  
 銘使刺宰上以俟其詞曰

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殫為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  
 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于邵武故縣之  
 私第喜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擊扶起坐顧中子翰  
 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厚與揖讓為禮共坐食飲恭謹不  
 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為喜言曰中也先考妣之  
 藏又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為我成之

墓頌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  
 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  
 計且致遺命以同郡孝君呂之狀來熹既哭公盡哀且念  
 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為列其事曰謹按  
 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  
 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為邵武軍邵武縣  
 人曾祖爰有隱德為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  
 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獲為尚書右  
 丞累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為右承務郎皆  
 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  
 門矣既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貧  
 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為禮者無不備觀者歎  
 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  
 隣家有李求者尚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  
 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  
 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術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  
 予吾父也公之兄客遊以瘦死人無敢往視之者公獨教  
 然告行千里還掘視其瘞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歸其  
 立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予至其教子  
 擇師雖艱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  
 科以德業風築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  
 公為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  
 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  
 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南劔州以縣之寺舍

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于九整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文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李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權館職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于家天子又乞言焉即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為主簿以又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為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婿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間竊窺觀公之為人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為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為作銘銘曰司徒之德泱于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先祿之賢克為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尚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黃天子有詔匪賈之貴惟德之褒係而弗墜有積彌高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永命作銘用夏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

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所追爵也世為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為文師夫人幼嘗學為受班昭文訓通其大義至它組初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輒道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善賓客佳辰令節親傳滿門夫人併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弟姪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溫清禮無違者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為諸婦模楷遭舅喪大夫公素貧昆弟相顧謀甯田以葬夫人曰毋爾爾先業為也退斥寮中裝以奉其後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眾而襄大事大夫公為人誠懇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誅無不泐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賜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尚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真膝上授以詩書以長即為迎師擇友教詔諄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為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為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我為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

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于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使  
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  
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  
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 建慶  
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入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婿  
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  
其行而未有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其  
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劉其大者書而銘  
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壹彝  
是式配德淑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  
本邦是開煌煌命書實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宇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固始縣入  
闕始家邵武至公間十有二世矣公之曾大父汝臣不仕  
大父豫假承務郎父崇贈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追封建  
安郡夫人公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  
默然老坐竟日間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先生  
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爲夫人賀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  
僞楚階位號公即日出居于外旣而邦昌果遣學官致僞  
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汗建炎再遣丞相  
潛善公族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  
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  
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異其言擢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教宗陪代  
還素丞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已差通判建州事權外  
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年矣轉  
徙外服士女嘆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檜已死公道稍  
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  
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  
無權國子司業滿歲爲貢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主長  
使與賀正使秘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虜作  
治汴官校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爲計  
時約和既久中外解弛無復戢守之備上聞公言矍然曰  
非但爲離官耶公曰臣見其營表之目宮寢悉備此豈止  
爲離官者以臣度之虜勢必南虜南居汴則壯士健馬不  
數日可至淮上事勢已迫惟陛下亟深圖之上是公言而  
宰相皆不悅顧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  
獨爲此殊不以爲意踰月公復往扣之且曰即不以郵言  
爲可信請治其罪又皆無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  
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秘書少  
監以抑之公猶以遠備爲言不聽則請補外上不許曰黃  
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  
兼權中書舍人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將避辰日公以莽  
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已而下殯日適在權制  
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諭之曰唐制殯  
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僚各服其服殯在易月之外則曰  
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逾期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

服乎且喪與其易寧威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者則幸甚尋堯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製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待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宇下公持不可乃如故事遂為送伴使還又言聞虜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也中州宜有以待之明年兼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將有事于明堂公請毋新愷帝母設四輅以節浮費詔從之既而虜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遽以欽宗皇帝計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惟駭不知所為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餐喪公聞之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公又率諸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事表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方略且曰朝廷與仇虜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一日言戰虜未嘗一日忘戰以我歲幣鳴彼士卒我日益削虜日益疆今幸天祐其魄使先登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加聖心焉蓋公自使還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故事為言至是上始入其說然不數月而虜亮已擁眾渡淮矣遷權禮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既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使行公又率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其力虜騎至江塘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人亦朝暮請行公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為從臣獨安適耶比虜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眾皆漸服

於是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附公持不可上納用焉而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編素詔中外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入臨思退復議寢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作主當塞重公又以初服請右相朱倬不可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公曰此前日之誤今正當改之耳倬因妄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為恭順可也公曰責難於君乃為恭耳虜既易主明年復遣使來通好議者皆曰土地實也君臣名也充實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曰君臣之名既定則實將從之百世不易者土地則其得失取予非有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乎上然之詔公去權號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計公以量入為出為對且曰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為德宗之為哉上亦善之然未及行也未幾今天子受禪登極公始蓋嘗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且察左右有以術數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為上數陳其志會詔給筆札侍臣論天下事公既條上且中前奏極論內帑之弊於是更有詔更以內藏繳實為左藏南庫明年兼國子祭酒詔以旱蝗星變命近臣言闕政公曰前給筆札群臣悉已條對今什未一二施行夫言非難行之為難願陛下力行而已無以多言為也已而有旨自今太上皇后令皆以聖旨為號公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王之望使虜約和公又論之亦不從俄蕭給事中明年天申上壽議

者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率下禮曹公奏曰臣事君猶子  
 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  
 以明臣子之罪况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失禮  
 遠經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且引求祐龍輔未返時事為  
 比左相湯思退曰時已遣使奉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  
 之責耶右相張魏公亦曰今乃為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此  
 公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且常北面事之有君臣之  
 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尋有旨集  
 議而廟堂間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奏草示之知公議正  
 不可屈乃寢公在東臺不半歲詔勅下者問理如何未嘗  
 顧已徇入小有所屈內侍李綽徐紳賈斌梁珂遷官不應  
 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公壹  
 不書請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忘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  
 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樸田以自入  
 軍士以為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以為不可而侍郎錢  
 端禮觀望獨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  
 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樸得之非道軍家  
 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遽乾沒也疏奏群小相  
 與益肆謀孽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  
 報而言事官尹檣希意投隙誠公為張公黨騏後亦不能  
 自堅而公竟去國夫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移文  
 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數文閣待  
 制又之上亦宸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顧侍  
 臣力黃其老儒今君何許年幾何失筋力疆否於是召公

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  
 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內殿問勞甚寵時用事  
 者方以權譎功利日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  
 知裕物者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志不共戴  
 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而言戰者徒為無顧忌大言又無  
 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  
 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皆聽納以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每  
 當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  
 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官  
 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  
 之然猶未設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  
 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須臾不可無也欽宗梓官  
 遠在沙漠為臣子者未嘗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  
 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  
 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  
 遣中書舍人范成大使虜以山陵為請公又奏曰陛下聖  
 孝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官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  
 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  
 不及用虜於是果肆褻言入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  
 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錄以制國用罷去發運  
 使及它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  
 議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鄉公亦益厚  
 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  
 求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

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  
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  
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察言之要道也量入  
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  
懲黷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而陳方略者選將  
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  
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容乞身以歸詞旨堅確工  
不能奪乃除嗣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入謝且  
辭上意殊眷眷內出犀帶香茗爲賜既歸再疏告老遂以  
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半年意猶欲用公以公篤老不  
敢召則上手爲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  
職端明殿學士且以銀絹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略  
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  
多門言路壅塞康寧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  
其尤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歛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  
不理政以賄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道使者以察  
州縣則朝政有經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年雖身安  
田里老壽康寧無復它念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間語  
及時事或慷慨恚辛不能已聞者蓋動心焉然尚冀公之  
復起而卒有以寤上心也七年八月竟以疾薨于家  
之正寢先是屬疾踰年手草遺表猶以山陵境土欽廟梓  
宮爲言而戒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言尤剴切至  
是上之上聞悲悼朝野相弔詔以正議大夫告其第享  
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實封百

戶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淑人三男源通直郎翰承務  
那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洽通直郎吳應時宣敷郎謝  
源明承事郎張鑄承事郎陳景山其婿也第二子及第二  
女皆大孫男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  
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它人視  
之若有所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  
在燕私亦未嘗頹更變也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  
與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  
予人少時貧窶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  
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歲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  
惟祭祀則致豐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尚  
風教在朝廷守經摺正思深慮遠不爲激訐之言表襮之  
行以矜己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雖  
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取以合上問進取必  
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  
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所不  
能忘者蓋自始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梓宮之未  
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絕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  
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弊可  
也尤恬於勢利興廢之間人莫見其喜愠之色爲郡從事  
時驗茶券有僞者吏白公當受賞公謝却之罷俸宗而造  
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攝其事時見官外備  
有缺負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試事畢公即解印去其人  
曰所攝黨缺負蓋亦自言以審之乎公竟不顧用事者以

是惡之在王府時龍大淵為內知己親幸它教授或與過從勝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公獨不從官為司業時芝章生武成廟武學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圖以歡宰相名長貳而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緒未對公指所畫對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語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聞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其不惑異端

又如此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于朝者同列多勸侮之獨感公遇已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錡之復用公力為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事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絕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為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解意清容也蓋公之為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既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辱慈實尤以空言為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淨於名者公其是與明年將葬嗣子源使其第輪狀公行事屬意以銘熹辱公知顧甚厚且嘗受命以識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不復敢辭乃敬叙其事而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里居第

之北曰原葬以十二月初五日其銘曰天下國家孰匪當務焉為斯本身則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焉其大者雖孝與忠我觀黃公天昇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儼其若思履衡蹈從盛德之表見于聲容悉悉于家懇懇于國敏終厚遠靡有遺實根深茂綱舉目隨行滿當世言為寶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神表裏一致因而不究君子惜之勒銘幽宮維以質之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為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稚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如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為學於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筭不以苛徵為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為事一無他者同寮莫測其所為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為饒州未平監榷法課卒洵土取奔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為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特名勝爭迎致館鼓且遣子弟從之遊文之自請為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嘆不置秩滿為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節歲

出幼悉以誘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糧事公知前積蠹弊狀曰隄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橋始乎因力辭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入滿氏某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天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做迪功郎揚理李綱資造司馬遷其婿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于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善雅聞公爲入恬淡寬博自少以廡護自持平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剛恒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胸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准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頗用美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唯舒人之勞寧卻已之連豈曰已之廡而遽入以病仁夫趙公有宰其官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温州瑞安縣人世應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靜正父母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既歸事舅姑盡禮

晨夕敬問衣服食飲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食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釋左右莫能近夫人獨從容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隣里親族觀之不見其一日懈也舅姑沒哀毀不勝衰張君家故饒財喜賓客中歲少寡約然不以胥意朋舊過門輒飭庖具餼相與樂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實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文行既而其長揚鄉遷登進士第任州縣以敦樸詳練爲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應壽恩補承務郎而致其事老壽家吾子孫肅前鄉鄰以爲榮而夫人已不及見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卒享年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揚鄉之第曰振鄉曰鄉女伯季蚤卒仲道成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柩於先姑周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楊卿以從政郎爲南康軍學教授與予職事相好也一日狀夫入之行以告曰楊卿之祿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于厥心如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罪死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是使楊卿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戾也予辭謝不獲而未及爲明年去郡楊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既卒既敬又儉以勤天曷報之子秀而文生短髮長儲豐饗嵩銘以訂之百世其澤

劉氏妹墓誌銘

新瀏陽丞建安劉君子翔彥集之妻長郡朱氏者先太史  
 吏部府君之女而喜之文第也為人質實易良自勿不見  
 其有妄言溫色生五年而夫先君先孺人愛之年二十有  
 一以歸劉氏事皇舅大夫公禮敬飭備下及勞側侍御委  
 曲達將尤有人所難者大夫公沒佐彥集理家事勤約不  
 懈撫教諸子愛而有節其逮下有恩意門內之治雍如也  
 淳熙八年年四十有三月乙未以疾卒于男二人瑾璵  
 皆將仕郡女二人未嫁彥集將以是歲十月辛酉截其柩  
 於崇安縣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干步謂予曰子盍銘諸  
 子寡兄弟先君之遺女唯此妹予既杜門山間而妹亦幸  
 不遠嫁一歲中率再三見其遠別惟從其家之官時為然  
 然不一二歲輒歸復相見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杖編則  
 不復相見矣獨與彥集相持大慟而彥集又為予道其將  
 死時與家人訣別付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嗚呼孰謂  
 吾妹而遽至此耶老病且哀不能文彥書此以識其墳且  
 為銘曰

哀哀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德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各逸字無逸與其弟竹  
 友先生各適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蕪籍  
 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  
 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  
 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  
 深始以進士得官為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

得封其母為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誠  
 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  
 率整閭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資深  
 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  
 上以為建昌軍寧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為亦不  
 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蜀  
 侍郎李高為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書臺請留  
 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  
 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  
 郎仁甫將漕江西拔輶舊聞以備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  
 以資深為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  
 餘蜀帥守以聚斂為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  
 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為也帥守以是於資深  
 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  
 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  
 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  
 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  
 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  
 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姪而婚  
 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壟數畝中隱君既  
 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  
 獨置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狹冊吟哦  
 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  
 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覽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

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耀享甫曰鏡和  
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  
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水間得予所結  
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  
漸也願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既葬  
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  
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厲之  
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為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噴  
厥身載於斯從隱君陵為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已者皆誣  
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  
柩特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  
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撤常山尉翁  
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後夫  
丞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  
來書疏欲以敗趙氏伏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  
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及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  
已或更屬它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  
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為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  
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質實當時草  
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它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為尚  
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為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

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廢不復用當  
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為人  
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  
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為司農寺丞未幾  
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  
水村大父資深宣和中為秘書火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  
可得遂又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  
備撰歸老子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  
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石迪功郎尉常山移發  
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  
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  
即監登聞鼓院出為江南  
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滂疫君以檄按行極瘵  
極力全活甚眾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  
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  
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  
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群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  
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  
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子從租弟獲之家居不問  
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  
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歷陽張晉  
彥以子孝祥被親權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廷尉親舊  
畏禍及已莫與通求所以為囊贖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  
慨然語其兄登家賞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壹解後  
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

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

奔父喪病瘵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家齋慕躬浴粥

藥荷得不死它所為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

官爾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禔年為後一

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即君之

既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附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

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申而不幸

至此其高節駟行有不可以弗識者予益識諸君且刻其

墓上于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

為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育其儒偉說若人躬此

達德倪說終身蘇有回過無曰斯立四尺之崇志私起儒

千載高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贊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公姓郭氏諱份字仲質其先自吉水徙新淦曾祖亶祖慶  
皆不仕父彌約始仕有能稱至朝散郎以卒諫其行者皆  
當世達官名士公幼沈敏能自力學問甫冠中進士第為  
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授荆湖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湖南自軍興治戰艦積材於場父而腐敗相承募丁卒守  
視不已公白之臺毀材為薪歲省衣糧萬計官有羨緡數  
十萬議欲獻諸朝公曰此非可繼也使者為止體陵有豪  
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流有古陂輒徙之田以蕪廢訟數  
十年不息公曰是不難辨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決還  
陂於上流溉田如初用轉運使黃鈞等薦得通判常德軍  
府事賜緋衣銀魚常德在湖北為望郡更二太守無善狀  
公至委曲扶持之靖僖于紀王師討之公主督運山行既  
艱而水道經若水寨溯流百餘里尤險惡漕輿不通公命  
輕裝淺舟水陸俱進軍用不乏師還策功遷秩權守與國  
軍至郡承前守罪去之餘幣庫空乏北軍以庫假不時至  
或擊噪府下公奏留上供萬斛以寬郡計而申著令以戒  
有司凡給俸賜以下為先衆乃悅服未久以憂去免喪奏  
事關下即日除知岳州又積年勞轉朝散郎遷至豐城暴  
得疾卒於館舍年五十有七公娶李氏再娶喬氏男曰蒙  
今為迪功郎新贛州瑞金縣東尉女二人長適彭浩前卒  
次未嫁公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家人習慣不知為驕奢居

官歛稱不為赫赫之名然所至為上官所推舉平時溫溫不妄喜怒及其遇事破敵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公最樂義亦勇於有為有疎屬之文受囑于人公聞之遽投牌遣幣贖而嫁之鄉人有旅死者公為棺歛歸其柩于家有舊同僚之官地遠貧不能行公為築道之雖靴袍巾幘之類畢具周人之急皆此類嘗因請治道以義投書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今江西諸郡義役公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屢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嘗因賜對建言常德當夷徐出沒之衝比年復有茶寇之警而屯兵財二百人不足用以彈壓湖此一道北被邊南控溪洞多寇賊而城壁皆不治充非所以備不虞者請以荆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惡者亟治之便又言獄者人命所繫故推吏賦祿厚而受賂輒以重法論至微卒陰探不索笞箠輕重之權慘虐尤甚而今以無祿故為姦利者得從輕坐甚亡謂請詔有司議廢獄卒而重其法義倉廩賑貧孤獨甚厚然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請即鄉落寺觀分置居養院以活遠民之無告者蓋公雅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其所欲為固不止數事然即此而觀亦足以見其所存矣使究其用當如何哉天資樂善見當世德人莊士必慕與遊在長沙善故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數為延譽諸公聞居鄉厚今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公沒而蒙愈自力於為善嘗以田二頃為義莊周貧族人以爲備用公

平日之意也公卒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葬以九年正月乙酉墓在吉水縣同水鄉赤石潭之原蒙以子澄之狀來曰吾先君子甚高下風之義顧不幸不得卒其定交之願以死蒙又不孝無以慰其泉壤之思唯是表墓之碣未有以書敢介常州以請吾子惠而許之則為有助於吾先矣子聞其言而悲之讀其事狀又知公之為人如此亦恨前此之未始得從公遊也既次其事又作銘以系之銘曰端而靖足以有守敏而敏足以有為胡當於年不卒其施惟後有人克堂厥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宜人王氏墓誌銘

右朝請大夫任公諱賢臣之妻宜人王氏明州慈谿縣人故朝奉大夫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諱陸秀之文年十七歸任氏任氏世為眉山人後徙蔡州靖康之亂大夫公昆弟始奉其母魏國太夫人奔走南渡生理蕭然宜人時喪甚厚盡捐以佐朝夕之用事太夫人盡愛敬甘旨無闕供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遇有疾衣不解帶藥食皆使進與大夫公相敬如賓所以輔佐之者甚至大夫公嘗遺守武昌父攝郡事前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司問遺往來皆知真太守大夫公疑之以語宜人宜人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汗為哉大夫公以為然皆謝不取大夫公歷守數郡晚歲奉祠以歸或以其精力未衰猶可以復仕而宜人深以止足為戒大夫公乃不行宜人治家嚴而有法歲時祭祀先旬月戒具至期齋肅每事必親雖疾亦強起中饋酒食之事蓋終身不